

大清帝国的

八旗子弟

戴宝军 著
沈阳出版社

一群纨绔子弟生活录
一代封建王朝没落史

DA QING DI GUO DE BA QI ZI DI

53376

247.53
49

大清帝国的八旗子弟

戴宝军 著
沈阳出版社



大清帝国的八旗子弟

臧生一著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25 字数:437千字
印数:1—50150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葛君

封面设计:纪斌

责任校对:玉成

版式设计:萧汉

ISBN 7-5441-0418-4/I·140 定价:18.80元



主要人物表

- 博迪苏** 字岸竹，镶黄旗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人，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之孙，辅国公，总理衙门章京，积极参加维新变法。
- 寿 富** 字伯茀，镶蓝旗满洲人，郑亲王济尔哈朗九代孙，黄带子，国子监司业，热衷于变法救国。
- 耿云龙** 字泽宇，正黄旗汉军人，靖南王耿仲明十一代孙，无爵，镖师，贩卖过军火，后投身于维新变法和义和团起义。
- 馒 照** 号神雕，正红旗满洲人，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九代孙，红带子，开武馆，恶霸，投机商人，后买得御史官。
- 善 旗** 字元青，镶白旗满洲人，肃亲王豪格八代孙，镇国将军，坑害国家的官僚商人。
- 魁 城** 字大公，正白旗满洲人，睿亲王多尔衮八代孙，袭王，无职，开恒源银号，唯利是图不惜害国的买办商人，性变态者。
- 晋 祥** 镶红旗满洲人，克勤郡王岳托六代孙，镇国公，左都御史，以权贪贿者。
- 本 格** 正蓝旗满洲人，豫亲王多铎七代孙，袭王，总理各国事务衙

门大臣，害国肥私者。

吴少卿 字大为，正白旗汉军人，平西王吴三桂十一代孙，无爵，开妓院、赌馆，走私军火，贩卖人口。

祺诚武 字逸人，正黄旗蒙古喀尔喀赛音诺颜部人，和硕亲王策棱七代孙，无爵，纨绔子弟，因乱伦被逐出府，贩大烟，当男妓。

阿穆尔灵圭 字子英，僧格林沁曾孙，袭王，无职，花花公子，祺诚武的至友。

载 活 即光绪帝，清太祖努尔哈赤九代孙，不甘当亡国之君，推行维新变法。

康有为 字广厦，号长素，维新派领袖，变法总设计师。

梁启超 字卓如，号任公，康有为学生，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人。

李淑贞 嫂名盖天娇，逍遥画苑的头牌红妓，名震京师，后为耿云龙妻。

豪 尔 德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对华走私军火，在华贩人口往德国。

目 录

引 子 (1)

上 卷

第一章

一、阿王府，婚禧中骤起哭骂声 (11)

●魂儿还在被逍遙画苑的盖天娇钩着 ●美髯公抓下
首席诺颜的礼帽 ●大清江山还能存乎几时

二、黄、红、蓝，并非三原色 (23)

●他像被注射了荷尔蒙似的 ●我……马上就会证实
自己 ●样子比刚才更贪婪

三、末路男侠与烟花女杰 (36)

●冲进来一名持刀的蒙面大汉 ●救下的竟是个妓女
●淑贞姑娘，请受我耿云龙一拜

第二章

一、性虐待狂——总宪大人 (57)

●今年已五十有五，青春不再 ●在下夫妇来此，因有
难言之隐 ●又一次抓住她还在流血的双乳

二、救国有望，博迪苏咬破中指签名 (69)

●还是早日回草原吧 ●皇上可以此谓民意，争于老佛
爷 ●自古只有兵匪造反，何曾文人叛乱

三、神武馆，原来是魔窟 (83)

●轿子后的两个人突然扑向她俩 ●女仆先被摧残致

死 ●实在不好拂了神雕兄美意

第三章

- 一、亲仇皆有缘，祸福本相依 (95)
●收购洋人从圆明园抢的珍宝 ●杀人夺宝者竟是最信任的人 ●借父王之力，去八方筹资
- 二、妓院、酒楼，怎比灵堂？ (122)
●身着孝服的人上酒楼来大谈名妓 ●她将刀尖对准自己裸露的腹部 ●咱俩再去点娇凤和莺莺
- 三、三千名公车上书吼睡狮 (135)
●救下的独腿人是告御状的左威武 ●《公车上书》，字字铿锵 ●“恭请皇上拒约”

第四章

- 一、十万两银子 (163)
●我们俄国和法国非常愿意向贵国贷款 ●李安达不愧人称“九千岁” ●本格好恼
- 二、专玩“兔子”的王爷 (178)
●我岂能出银子给他们办报 ●堂堂亲王 ●魁斌在身后搂紧了他 ●也有人在搂紧魁斌的福晋
- 三、办报募银子何其难？ (192)
●宁赠国库以资赔款 ●额吉只给三十两 ●一条洁白的哈达 ●卓芸打开装首饰的小匣

第五章

- 一、荒淫猝死的人竟是财神 (205)
●仿佛冲上了九霄，失去知觉 ●这批军火，能赚二十

万两 ●为了赎淑贞，镖师救了劫镖人

二、各逞千秋的狼狈沉渣 (222)

●一口吃下十万两银子 ●夏威夷片刻风流，“票”费八

十万两 ●祺诚武飞起一脚，老汉死了

三、苍天何恨？黑雪罩春芽 (239)

●从今以后，你我便是路人 ●松筠庵坐满救国的精英

●寇连材被活活打死 ●查禁那个强学会

下 卷

第六章

一、忧患心如煮，拳拳赤子情 (265)

●俄军侵占旅顺口并大连湾 ●博迪苏向僧格林沁的
宝顶磕头、发誓

二、魁王爷一刀阉了“兔子” (290)

●这次贷款，酬银增一倍：二十万两 ●交给俄国人？除
非本王死了 ●还想不想去勾引小芳

三、夜，阴云如浪，群魔狂舞 (302)

●恒源银号余利，自当与本王爷平分秋色 ●一百万
两，好“慷慨” ●钦差大臣南下“整顿财政”

第七章

一、乱伦的纨绔子成为烟贩子 (313)

●代父养“花” ●把这三个走桃花运的人活埋 ●成
一笔就能得三四千两

二、不知耻者闹知耻会耻来耻去 (327)

●兄长和侄儿却…… ●忽然，有二十多人闯进门来

- 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 三、母子尚有假,何况药乎? (340)
 - 林先生愤然离去 ●肃亲王爵,被一汉人悄悄取代
 - 两种假药,包装不变

第八章

- 一、另辟生财路,华昌船局诞生 (353)
 - 晋祥南下,所得贿银不下一百万两 ●二百万两谢银
 - 华昌船局的股票上涨到一点三
- 二、耻为亡国君,不如权且逊位 (365)
 - 保国会会馆被砸 ●载湉浑身一抖,泪水流到珍贵人脸上
 - 《明定国是》诏宣示中外
- 三、乐为男妓的王府败类 (378)
 - 罗伯特顿生醋意 ●倒贴的买卖 ●我一定会使您非常满意

第九章

- 一、强抢民女者成了掌印御史 (397)
 - 坏啦! 姐姐被他们抓进轿里 ●最令稷照忌讳的事
 - 撤回状纸便有儿子 ●清朝有捐官之制
- 二、掌印御史与赌馆主贩卖人口 (413)
 - 让那些害过我的家伙也得黄梅大疮 ●最有味道的,还是小红蔷
 - 大清刑律还真没有贩人之罪
- 三、“霍、霍……”磨刀声响起 (421)
 - 珍贵人说:何不先斩后奏 ●慈禧太后咬咬牙:等到时候……
 - 有刺客 ●晋大人想的真是天衣无缝

第十章

一、红颜知己西去，仇家何在？ (447)

●这不是天娇娘子吗？ ●她两脚一蹬枕头 ●淑贞
——他叫着猛扑上去 ●耿云龙跪在徒弟的身前

二、天正塌，地将陷，欲望依旧 (465)

●与王叔各得一半 ●输了八万两 ●全是与海伦淫
乱的照片 ●慢慢凑到恶根，猛地一合剪子口

三、恶浪扑卷，无可奈何花漂去..... (481)

●我打你，是让你清醒 ●袁世凯呈上载湉的密诏 ●
你可别死，就这么活着才是报应

尾 声 (501)

引子

甲午年(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5年)八月十六日夜。

朔风狂舞,大雨如注,闷雷一阵接一阵响起,闪电相随着划开夜幕,瞬时照亮满天翻卷的乌云、依山傍水的平壤城以及围城的日军军营。

平壤城西门忽然大开,溃堤般涌出大批清军,为首的是直隶提督叶志超。

三个月前,应朝鲜国王李熙的请求,叶志超奉旨率军入朝,驻扎在汉城西南的牙山,以保护这座首都——距此不远的南部正爆发大规模东学党起义。不想,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派出二万多精锐部队,突然进攻和占领了汉城,紧接着大举进攻牙山。叶志超率部溃逃,直到平壤,与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等军会合。昨夜,日军又向平壤发起猛攻。左宝贵在城北玄武门战死,玄武门遂失。叶志超忙命其它各城门竖起白旗,派人给日军送去议和书。天黑后,大雨滂沱。天赐良机!叶志超暗喜,下令全军火速北撤义州,过鸭绿江回国。

全军一万五千多人扑向城西七星门,其中骑兵六千,还有许多炮车、粮草车。城外不远就是强敌的军营。谁愿走晚了把命留下?都不顾一切抢着出城。然而,七星门仅八尺宽,不时被拥挤的人流封住……一人又一人被挤倒,尸体在加高……

右腿只剩半截的左宝贵之子、年轻营总左威武骑在马上,率领本部所剩步军来到城西南,粗声下令打开这里的静海门……

许多人争着抢着爬上城墙,向外跳去……

雷电依旧,风雨更猛。

出了城的人们并没松一口气，沿着向西北的大道，没命似地奔逃。骑兵在狠狠抽打坐骑，步军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

大道两旁数十米外就是日军军营，静悄悄的。

穿过包围圈，叶志超的心落回原处，暗暗感谢佛主的保佑。又跑了好一会儿，他才带一下马嚼子，稍稍放慢速度。借着一道闪电，他看出前面就是箕子陵。

轰——轰——……

数十门大炮在前面山道上和道左的山坡猝然响起。一枚枚拖着红光的炮弹划着弧射破漆黑的夜幕，落入正在溃逃的清军马队和步兵群。

没死的清军惊魂未定，赶忙后撤。可是，后面的人还想向前奔逃，叫喊着让前面的人冲向敌军。挤在一起的人们又遭敌炮……

叶志超勉强定住神，催军向道右冲去。这里却是稻田，陷下马腿，举步艰难。

一部分溃军终于接近一条土路，路的另一侧猛地响起伏兵的枪声……

日军指挥官野津道贯中将料定清军会趁夜冒雨出逃，早在城外设下口袋阵，布二万伏兵。他站在山头，手持望远镜，借着闪电看到：一排排清军被子弹射倒，无数清兵的大腿、脑袋等被炮弹抛上天空。他不由咧开大嘴，发出一阵狼嚎般的笑声。

清军乱成一锅粥，个个如热锅上的蚂蚁，在黑夜风雨之中，不辨南北，不知路径，忽而东奔，忽而西拐，更分不清敌我，自相践踏厮杀着……

左威武单脚踩镫，策马提刀胡乱喊杀，也不知刀下和马蹄下死伤了多少本军的人。他的右腿是在随父亲镇守平壤城玄武门时，被日军炮弹炸断的。此时，他已失去部下，心急如焚，不住口叫骂着，只想同仇敌拼命。蓦地，他借着闪电看到，几十名日军端着枪一边射击一边冲过来，为首的是攻打玄武门的细高个子中佐。他二目瞪圆，左腿一

磕马肚子。“啊、啊——”怪叫着，高举腰刀杀了过去。突然，左侧本国军队中的一颗流弹飞来，正中他的右胸。他顿时晕过去，身子一歪跌下马，左脚还在镫里被拖出数十米……

他苏醒时耳边已无枪炮声，眼前是熹微中湛蓝的天幕，没有一片云。

有一阵巨痛从右胸袭来。他摸了一手血。

右腿好痛！他咬紧牙关，拼出全力，以左肘点地，支起上半身，看到断腿处原来的包扎布没了，腿泡在水里还在流血。

身下是半尺深的水，红色的——人血和雨水的混合液。周围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马的，更多是人的——铺满道，漫山坡，遍布稻田，堵着溪流——都是清军服饰。

数十门大小炮，上千条枪，无数刀、矛、弹药、装满粮草的车辆和其它军用物资，正被兴高采烈的日军运回平壤城。

一些日军在列队，枪上刺刀挑着耷拉辫子、鲜血淋漓的人头。

另一些日军围着一堆大火狞笑着，不时把挣扎呼叫的清军伤兵扔进火中……

日军在十月二十五日攻占了中国北方的海滨重镇——旅顺口。

山地元治中将疯狂般下令：

“除妇女老幼外统统格杀勿论！”

一场旷古罕见、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

数千名日军从旅顺市东区的教场沟开始，挨门挨户搜杀。杀完城内，又扑向附近农村。哪里分什么“妇女老幼”！只要见到中国人便“统统格杀勿论”了。

在三天三夜里，他们所到之处，伴随着他们的狂笑声、刺杀声和枪声，二万多名男女老幼带着对这群恶魔的痛恨惨离人间。全城仅有三十六人躲在死尸堆中幸免于难。街道上、住宅里、林木从中，到处是死尸，血流成河。

在血腥大屠杀的同时，日军极尽强盗之能事。每杀完一家人，他们便俨然“主人”一般，翻箱倒柜，搜遍各个角落，将看中的一切堂而皇之地带走，谓之曰“战利品”。就连郊外几座大的坟墓，也被他们掘开。两名日本兵还为抢夺其中的元宝和玉器而大打出手。

在血腥大屠杀的同时，为了掩盖暴行，他们放起一把把大火。顿时浓烟滚滚，烈火熊熊。那座美丽的旅顺城倾刻间便从地球上消失了。但这大片的焦土记录下了日寇灭绝人性的罪行！人死了，还有日月为证，山河为证！

也是在大屠杀的同时，被山地元治假惺惺排除在外的“妇女老幼”，成了他部下主要迫害的对象——

一名胖大的日本兵闯入一家，枪杀了男主人之后，抢下少妇怀里刚满周岁的婴儿，举在空中示意她脱光衣服。少妇流着泪照办了，顺从着他变换各种姿式，被蹂躏达一小时之久。不料，他在最后还是没满足，猛地将孩子抓起掼在地上。当她抱死去的儿子，放声哭骂他时，他竟拔出短刀，凶残地割去她的双乳……

十几名日军冲进郊区的静月庵。一见庵中的老住持和两名年轻漂亮的小尼姑，这帮家伙便狂叫着扑了上去。最小的尼姑才十二岁，吓得浑身抖着不知所措。一名矮个子少佐抓住她轻松地扒下她的衣服，鼓着一双金鱼眼睛，像在欣赏一件艺术品。接着扑上来像头野兽，一边咬她、打她，一边行淫。……另一名尼姑双手被绑在门顶，几头畜牲扒去她的衣服，争先恐后地摸她、拧她，并用刮胡刀把她的体毛全都刮掉。而后，轮番对她施暴……年近六十的住持更惨，被一老兵打肿了阴部行淫。这家伙仍未满足，怒冲冲将刺刀插进她阴道，一边搅着一边大笑……

三个日本兵在一家地窑里发现一个年轻女人，她已怀孕八个月，肚子很大。这班野兽并没有因此而放过她。他们把她拖上来，三个官兵扒光她的衣服，将她架到树桩前，让树桩尖对准她的阴道，吼叫着一齐用力按下……

转过年早春的一天上午，日本岛知山县的临海小镇马关。

中方全权大臣李鸿章率领美国顾问科士达、儿子李经芳，以及阔普通武、马建忠等谈判要员来到藤野公馆，在二楼会议厅西侧的一排椅子上落座。隔着一溜长条桌，坐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等十余人。

李鸿章看着日方的媾和条件书，两眼在镜片后越睁越大，呼吸逐渐加粗，双手微微颤抖。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赔偿军费二万万两；添设湖北沙市、四川重庆、江苏苏州、浙江杭州为通商口岸；降低进口税、豁免各种捐税……天啊！日本人胃口如此之大！尤其不能忍者，竟把昔日都城辽阳亦划归其所有，老佛爷岂能容我许之？我若不应，对方必逼。这、这……可如何是好？他满脸皱纹在加深，早已干涩的面皮居然浸出细细的汗珠。

“中堂阁下，看清楚了吧？”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一双小眼睛盯住李鸿章，“我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一向尊重贵邻邦，致力于日中亲善。尽管在这次很遗憾的战争中，我国遭受重大损失，但为了今后永远的友好，而且贵国已经知道所行大错并提出和平请求，我们也就非常宽宏大量地仅仅提出这么几点小小要求，相信中堂阁下会很爽快地同意的。”

“尊敬的伊藤首相，”李鸿章听完李经芳的翻译，脸上挤出几丝笑，与伊藤对视着。“您一定知道，辽东乃我大清王朝祥龙肇兴之地，辽阳、奉天曾为旧都，奉天郊外葬有太祖、太宗两位开国大皇帝。贵国天皇陛下尊重友邦，致力中日亲善，在下久已知之，十分敬仰，相信决不会占我皇祖寝陵之所在。”

“中堂阁下的措词未免失当！何言‘占’字？我们将代贵国治理这块龙兴之地，使之兴旺发达，则贵国大皇帝的统治必将长久。此番至善至爱的美意，还难理解和接受吗？”

彻头彻尾的强盗逻辑，竟能大言不惭地出口。李鸿章心里气愤，

脸上的笑容却更多：“我们只能让出鸭绿江西岸的凤城等四县和澎湖列岛……”

“中堂阁下把我们当成三岁幼童了吗？”陆奥宗光猛地一扬手，厉声打断李鸿章的话，“如果不是因为天皇陛下的仁慈为怀和伊藤首相的一再劝阻，我英勇无敌的征清大总督小松宫早已率大军过了山海关。难道贵国总是习惯于像三十五年前英法联军进北京时那样才能顺顺利利地签约吗？”

李鸿章如同挨了当头一棒，满脸尴尬，无言以对。

阔普通武在一边呼呼喘着粗气。他是正白旗满洲人，刚三十岁出头，在朝廷官居内阁学士。他终于忍不住气愤，瞪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悻悻地说：“天下自有公理。贵国恃武力而强行，就没想到他国将会干预？”

“我相信不会的。决不会！”伊藤非常肯定地说，一扬脸大笑了几声。在媾和条款里，他要求的降低进口税等权益部分，是为列强各国考虑的。此时英、法、美、德等国的对华贸易多于日本数倍、数十倍。

“一切均好商量嘛！”科士达耸起肩，摊开双手说，冲陆奥挤一下左眼。

“是的，是的。”李鸿章连连点头，感到头一阵晕，便说回去商量，与伊藤、陆奥等人告别。

李鸿章坐上从国内带来的蓝呢大轿，被四个人抬着离开藤野公馆，回下榻的接引寺，身后跟随着乘坐日本人力车的李经芳、阔普通武等一行人。

街上很静，两旁十步一岗，笔挺地站立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警察。

大轿四周装有玻璃窗。李鸿章不愿再想谈判的事，抬眼向前望去，见已经到了阿弥陀寺町西头。转过外滨町拐角不远，就是接引寺。他叹一口气，忽见拐角处跳出一个身材细高的青年，双手端着枪。

“砰！”